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忠蓋類

洛翰削指衛上 太祖創業之初，有洛翰者，本劉姓，以備至遼，初給事建州，頗勤儉，有勇力，拔為侍衛。覺羅某叛，夜懷刃入太祖寢帳，洛覺，以手格之，四指皆落，卒衛上出。後猶能執銳禦敵，太祖嘉之，倚如左右手。卒於起義之前，故不得預五大臣之列，其裔後隸內務府。

揚武勳王因公致命

揚古利以開國功封武勳王，尚主，為異姓臣冠。晚年從太宗征朝鮮，大捷。後巡視山谷，大霧，中伏弩，遂致命焉。

費英東額亦都世篤忠貞

異姓勳臣以滿洲信勇公費英東、宏毅公額亦都為最著。信勇公子昭勳公圖賴、宏毅公子忠義公圖爾格，又能世篤忠貞，兩世皆侑食太廟。

范忠貞不屈於耿精忠

康熙初年，撤藩議起，吳三桂反於滇，閩藩耿精忠遙應之，巡撫劉秉政降。精忠環兵刃脅總督范忠貞公，范挺身前嚼齒大罵，精忠執之，復使秉政往說。秉政時已為偽樞密使，范蹴之仆地，笑曰：「逆賊分即死，予先禡其魄矣。」精忠見范無屈意，乃使人問曰：「聞公昔與水月和尚遊，和尚何言屬公邪？」范叱之曰：「吾家世讀孔孟書，忠孝大節，豈死生所能奪？即彼緇流，稍有識，亦必以忠孝勸人，豈肯妄言禍福？歸語爾主？善自為計，無自取族滅也。」

耿精忠母責子受偽命

耿精忠母周氏，賢母也。當滇氛初起，精忠密受偽命，周氏屢責不悛，即憤鬱絕食而死，范忠貞公往唁之。

甘忠果殉藩亂

甘文焜，遼東人，康熙王子為雲貴總督。吳三桂反，致書貴州提督李本深，慷慨數千言，約共勦禦，而本深以安順應賊。甘知貴陽不可守，【時總督駐貴陽。】遂馳下鎮遠，殺其妾以饗士，冀招楚兵扼隘，而副將姜義先已從賊，甘知事不可為，乃自縊於吉祥寺。事聞，贈兵部尚書，諡忠果。

葉映榴罵賊自刎

康熙乙丑，裁湖北總督缺及其標兵。楚兵故剽悍，有夏逢龍者，尤桀黠。裁撤下，向巡撫索月餉，不得，則聚眾謀山中，將為亂。武昌同知某倡議勦捕，眾益怒，露刃入轅門。糧道葉映榴急入，白巡撫，請撫之。巡撫出，眾語不遜，罵曰：「若欲反耶？」眾揮刃曰：「反也，將奈何？」蜂湧上，巡撫逸。映榴冒刃前，諭以朝廷威德，不應。擁歸，逼從逆，瞋目叱之，乘間，欲奪刃自刎。眾大呼曰：「殺好官，不祥。」遂以兵環之。巡撫既遁，餘或亡或降，賊勢大振。映榴困孤城中，誓一死全志，獨念老母無所託，未即引決，後謂其妻陳氏曰：「以付若。」陳慨然曰：「夫盡忠，婦盡孝，分也，敢不如命？」遂奉姑易服遁。映榴計母妻已出險，迺曰：「吾今可以死矣。」立繕遺疏，北向九拜，升公座，罵賊自刎，瞋目良久乃瞑。賊大驚，羅拜而去。

臣民為聖祖禳疾

康熙癸酉，聖祖有疾，諭諸王大臣修齋禱禳，初僅宗室及滿大臣行之，繼而上自漢六部九卿，下至富商大賈，亦莫不效之。或三晝夜，或七晝夜，或九晝夜，各於就近寺觀設壇以禱。皇城內外，黃冠絡繹，月餘乃止。

顧天成輓聖祖詩

世宗以蔡嵩依附年羹堯，籍其家，得顧天成《詠星星草》詩稿。疑語涉譏諷，命蔡索全集進呈，則見有恭輓聖祖詩，詩有「已過虞舜巡方日，尚少唐堯在位年」之句。上淚下曰：「草莽之間，乃有此臣耶！」因召入，特賜編修，使直上書房。

朱軾不以疾引去

朱軾以晚歲多病，恩重不得乞身。時方望谿侍郎苞方困於憂虞，屢欲告歸，朱固止之曰：「譬如巨室虛無人，雖老疾者偃臥其中，盜賊猶有戒焉。吾輩三數人，尚可以疾自引去乎？」言罷欷歔。

李恭勤忠愛

李恭勤公世傑，貴州黔西州人。初為江南某司巡檢。高宗南巡，司船跳木，時雨後泥滑，上登舟偶失足，遽起扶之，督撫縛之以請命。上笑曰：「此彼忠愛之意也。」命立擢知州。後官四川、江南總督，以廉能稱。上屢欲以為閣臣，尼之者言其不由科目，例不可，乃止。

顏希深母為國為民

乾隆時，顏中丞希深官平度知州，于役省垣。州遭大水，城不沒者數版，災民嗷嗷，流冗載道。太夫人聞而惻然，命發倉粟盡數賑饑，民賴以甦。大吏以擅動倉穀劾罷中丞官，上覽疏，大怒曰：「有此賢母好官，為國為民，宜保。反劾，何以示勸？」立擢知府，並賜其母三品，封為淑人。

拉傳以誅朱爾墨特扎布而自死

乾隆戊辰，拉忠襄公布敦奉命與傅裏烈公清同為駐藏大臣。傅為孝賢后兄，性忠鯁，其弟文忠公貴，尚於人前呵叱之。西藏達賴喇嘛頗羅鼎新故，子朱爾墨特扎布性兇悍，與準夷勾通謀逆，計日舉事。拉、傅密劾之，上命岳襄勤公鍾琪率兵討之，未至，而逆謀日熾。拉、傅計曰：「語云『千里裹糧，士有饑色』，況萬里乎？今賊謀日甚，若不矯詔誅之，使羽翼已成，吾二人亦必為屠害，而岳公不獲進討，非惟徒死無益，是棄二藏地也。不若先發制人，雖死猶生，繼之者亦易為力。」因矯詔，召朱至樓上，宣詔，豫去其梯，朱跪拜，傅自後斷其首。賊圍樓數重，傅遂自刎死。拉揮淚挾刃，跳樓下，殺數□人，自剖腸死。事聞，上震悼，均追封一等伯，敕建雙忠祠。

策凌世篤忠貞

雍正王子，有光顯寺之戰，超勇親王策凌威名鎮漠北，虜騎震懼，不敢南牧。及高宗即位，授王定邊左副將軍，鎮烏里雅蘇台。傅閣峰尚書歸定和議，上命王會議。虜使哈柳，辯士也，謁王於京邸，諂王曰：「聞王漠北有營帳，奚必居京邸？」王曰：「皇帝都於此，我隨皇帝而居，即為吾土。喀爾喀乃藩部，何足道？」柳又言幼子思歸，欲傳致之。王曰：「公主所育，為吾嫡長，其餘孽何足齒及？汝部縱放歸，吾請於皇上，必戮於宗也。」哈嗒然退。王復面奏高宗曰：「今北虜挾臣子以為重，臣若許之，適足以長其驕心，恐無益於國事，況此子不肖，不即隕滅，赧顏偷生，無足存也。」上詔獎之，比之樂羊，復命王修書答之，和議乃成。

王長子成袞扎布後亦掌定邊左副將軍印。其族貝勒青滾雜卜，因兄額林沁多爾濟故縱阿睦爾撒納，奉旨賜死，陰煽惑諸喀爾喀蒙古諸藩曰：「元太祖裔無正法理。」謀共叛。檄至王所，王大怒曰：「焉有人臣犯而復仇之理？吾家世篤忠貞，豈可自蹈誅夷也。」首發其謀，復寄札於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，令其諭所部知大義，俾勿惑。事聞，高宗嘉之，即命王統師勦之，曰：「大義滅親，王茂宏所以仗安東節也。」王率諸喀爾喀藩部追捕，青滾雜卜計窮，擁兵自衛。王傳檄諸部，宣布國家威德，其黨皆散，惟青滾雜卜父子數人宛轉沙漠中，迷失道路，為官兵所擒。上大悅，賜王黃金帶，敕封其子為世子。

庚午，王薨於軍，遺表請歸祔公主園寢，上惋惜之，命配享太廟及賢良祠。外藩得預侑食者，惟王一人，蓋異數也。

嘉慶甲戌，禮部尚書成寧以王為外藩，撤賢良祠牌位於後殿。事聞，仁宗震怒，立禡成職。

瑪木特為烈士

信勇公瑪木特，額魯特人。初為準噶爾辛桑。乾隆癸酉，杜爾伯特汗策凌來降，達瓦齊遣瑪迫之，既入邊，復逸出，副都統達青阿誘擒之。高宗諭曰：「瑪木特儻召之不至，或至，心懷不服，則擒之可。今遣使往輒至，不明懲其罪，反誘擒，非也。」詔宥罪，遣歸，給衣冠。瑪感上恩，稽首而還。後我兵入，瑪感前事，且念達瓦齊不足事，乃赴副將軍薩拉爾軍請內徙。入覲，上念其誠，授內大臣。時議征達瓦齊，以阿睦爾撒納為左副將軍，以瑪為參贊。瑪密奏曰：「阿睦爾撒納，豺狼也，往必為殃。」上以不逆詐諭之。軍抵伊犁，瑪多贊畫功，封三等信勇公，賞雙眼孔雀翎，四團龍服，命守札哈沁，以疾留伊犁。阿叛，為逆黨所擒。阿慰之曰：「準噶爾與天朝疆域殊異，爾欲內向，何也？不如歸我，當善視之。」瑪怒，唾而言曰：「天下豈有無君之國哉！達瓦齊篡虐，聖天子討其罪，噶爾丹策凌嗣已絕，我不內附，將焉往？且天朝已擒我，不即誅，復釋還，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，何忍背之？爾先我往，聖天子待爾厚，爾乃謀逆，今既擒我，我何懼！死則死爾。大軍至，將磔汝，犬不食爾肉也。」阿慚，縊殺之。事聞，上震悼，御製《烈士行》以獎之。

鄂剛烈力戰自盡

襄勤伯鄂容安，文端公長子也。家傳方略，勇敢性成，連任疆圉，多所籌畫。乾隆乙亥，偕班第駐守伊犁，值阿睦爾撒納叛逆，力戰自盡，上深軫悼。及閣臣議謚，以其由詞苑起家，議文剛、文烈以進，高宗抹去二文字，取剛烈二字以賜。蓋夙知其忠義果毅，不復以常例拘之也。

楊重英節過蘇武

乾隆中葉，廣州漢軍楊重英官雲南按察使，率兵駐滇、緬界上之新街，為緬人所虜，繫之，而縱其隨員知縣某某等歸國。高宗怒，命執兩員磔諸境上，不許入國界，且諭令滇督，如重英他日歸時，即照此辦理。重英既被虜，終不入緬都，緬人舍之於新街，欲其降，譬說萬端，卒不屈。重英在新街，先後二□五年，足跡未出闕一步，其眷亦囚之請室。己丑，緬乞和，且值高宗七旬萬壽，始釋重英歸。甫及境，滇督某遵前旨，執而梏之，亟馳奏。時上春秋高，頗悔當時治此案過嚴，乃下詔旌其忠，獎以節過蘇武，且令滇督驛送來京，預備召見。旨至滇，重英已病卒。重英為雲貴總督拜滿缺大學士應琚之子也。

馬壯節死木果木難

馬壯節公銓，初中乾隆壬申武探花，因與同僚角觝罷官，入京營充武弁，傅文忠公恆倚任之。復中庚辰探花，洊至四川提督，從征金川。時相國溫福擁兵不進，馬慨然曰：「金川蕞爾小夷，經大兵兩度撻伐，不能獲尺寸之利，屯駐經年，老師糜餉，安用將帥為？今相國以台司重臣不能出險用奇，使彼畏威革面，惟置酒高會，撻辱士卒，將何歸報天子？」溫斥其妄。其後木果木之敗，馬殿後隊，手戮數□賊，力盡死焉。

溫福陣亡於大金川之木果木

乾隆癸巳，溫福以定邊將軍征金川，陣亡於木果木。時總兵宋元俊方乘勝直搗美諾，若厚集兵力，一鼓殲滅，金川可定。溫乃狃於易勝，不復檄調各路兵馬，惟日與提督董天弼輩置酒高宴。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屢勸阻，溫乃謂其煽惑軍心，上疏劾之。

護軍統領伍岱，遼東驍士也，見溫所為，歎曰：「吾聞速拙，未聞遲巧，焉有屯兵賊境而日以宴會為務？吾固遼海健兒，未審有若此能致勝者。」溫大怒，以他罪遣戍。遣綠營兵三五□人取礮卡，有致傷者，溫反責之，人心益懈。超勇公海蘭察至扣刀諍溫曰：「身為大將，苟安旦夕，非夫也。今師雖老，使某督之，猶可致勝。」溫拂袖起。遷延月餘，賊偵官兵弱，乃整勁旅數千東攻，官兵不戰自潰。海初對敵，即咤曰：「雲氣已頽散，不可戰，余馬首欲東，與諸公期會於美諾寨。」因馳馬破圍去。

溫方雅服督戰，為賊所擒，董天弼、牛天昇、張大經等皆死之。師遂大潰，自相踐踏，終夜有聲，渡鐵鎖橋，人相擁擠，鎖崩橋斷，落水死者以千計。參政明亮方結營美諾，見潰兵如蟻，往來山嶺間，遣人止之。潰兵知明在，止者數千，收留犒賞，兵少安。適有持銅匣沃水者，誤落於地，驚曰：「追者至矣。」群起東走，勢不可遏，其喪膽也若此。

楊夢槎殪賊而死

乾隆朝，無錫楊夢槎明府以孝廉令四川酆都。丁卯，金川酋逆命，調赴前敵，監製礮位，屢有功。癸巳六月，大軍至木果木山，夜半賊劫礮局，遂擁之去。環叩用礮之法，明府陽教之，而陰詭其製，反裂，殪賊無算。賊酋切齒，剝其屍如泥。事聞，詔贈兵備道，賜祭葬，蔭一子如其官。

李侍堯處置臺灣

乾隆丙午，李侍堯督閩。時值臺灣之變，高宗以常青非將材，恐不能守，令全師歸，待福文襄王康安至，再籌進取。李以臺為巖疆，一旦失守，非□萬兵不易取，恐失機宜，節諭旨數語寄常青，具疏請罪。高宗嘉其忠，以為處置得宜，有古大臣風，賜雙眼孔雀翎獎之。

壽同春謀復廳城而死

乾隆丙午，會稽壽同春以布衣客臺灣淡水廳幕。值林爽文之變，淡水陷，廳官及於難，壽展轉賊中，密約忠義士反正，城立復，乃搜捕群不逞，斬刈無算，而撫定其子遺，調卹備至，威惠大著。草萬言書，渡海達大府，大府疏告。上驚賞，即命知淡水廳。後罵賊不屈死。事聞，贈太僕寺卿，蔭官立祠。

奎壯烈願馬革裹屍

孝賢后之猶子奎壯烈公林，嘗於乾隆壬子從福文襄征廓爾喀，疽發於項，仍力疾從軍。孫文靖公士毅往視其疾，執手曰：「疾何必問？大丈夫不能馬革裹屍，殲殲床簣，實可醜也。」及卒，惟以軍務未載為憂，語不及他。奎嘗讀《元史》，王述菴侍郎問所慕，奎曰：「耶律文正非余所及，得及王保保之忠貞足矣！」

謝家瓚雪仇報國

謝家瓚，湖南浏陽富室也。居高村，村故與苗接壤。乾隆乙卯，苗民石三保叛，大掠於浏陽，家瓚盡散其家財數□萬募鄉里壯士禦之，殺三保兵無算，三保深仇之。一日，家瓚率眾守溪口，三保聚悉，兵圍高村，曰：「出家瓚，乃免。」家泰，家瓚族弟也，聞之，挺身出，語村父老曰：「賊必欲得吾兄而後快，不獲吾兄，村人必無幸矣。」徑投三保軍，大罵曰：「我即家瓚也。」三保親刺刀家泰胸，剝其皮，家泰罵不絕口，終死無異辭。三保心以為信家瓚也，然意猶未饜，復威索村人獻家瓚妻子，縛以歸，始知所殺者非家瓚。迨家瓚馳率兵歸救，而事無及矣，大憤，於是與三保戰益力。事聞於朝，天子嘉之，予之官。將軍福康安嘗伺其罷戰歸，勞之有加禮。家瓚曰：「瓚受國恩，義當為國家效死戮力。且苗，吾仇也，吾弟死焉，吾家殲焉，瓚自雪仇報國而已。」三保既知家瓚實不死，必欲甘心家瓚，亟攻溪口。家瓚力不支，其下有勸之者，曰：「賊指名懸購吾子亟甚，殆難免矣，盍易服而行，以求援也。」從之，斃於路。賊退，收其尸葬焉。

花連布勦苗陣亡

花連布，滿洲人，以世職洊至南籠鎮總兵。性質直，有肝膽。少習《左傳》，精戰法。乾隆乙卯春，入覲，中途值銅仁紅苗反，福康安以總督進勦，檄留花隨營，素稔其勇，令解永綏圍。乃率百餘騎長驅直入，破苗寨數□。苗人皆烏合，未見大敵，驚曰：「神兵至矣！何勇健乃爾。」花著豹皮戰裙，苗人呼為花老虎。永綏圍解，大軍至，令花當大營前，結營禦賊，悉以勦事委之。王日置酒宴，雜以歌舞。花晝夜巡徼，饑不及食，倦不及寢。苗偵知王持重不戰，乃一日數至，花竭力防堵百晝夜，鬢髮盡白。小竹山賊叛，黔督勒保檄其督兵往勦，遇賊山梁上，轉戰益奮，中鳥槍，墮山澗中，詬罵不絕口，賊欲鉤出之，乃自轉入巖石中，折頸而死。事定，將弁百計出其屍，顛骨寸斷矣。事聞，仁宗震悼，特賜祭葬。

王文雄為楚匪支解

嘉慶丙辰春，楚匪滋事，當事者過於持重，遂至蔓延三省，用兵□載方撲滅。其中殉難者：提督為王文雄、花連布、富成、穆克登額，總兵為諸神保、朱射斗、袁國鎮、何元卿、施縉、凝德、札爾杭阿、李紹祖，而文雄死事尤烈。

文雄，貴州人也，由行伍洊至通州協副將，率直隸兵往援鄖陽。陝撫秦承恩性懦弱，不知兵，賊遂入陝境，至整屋。秦惟閉城哭，目盡腫。文雄倉卒率直兵繞道擊之，陝境保全。事聞，秦受上賞。王累擊賊，賊畏恨之。庚申夏，於棧道中猝遇賊，賊窺知其兵弱，四出紛擊，轉戰竟日，路既險峻，糧復絕，遂為賊擒，噴血痛罵。賊首曰：「此手戮吾三□二首領，不可令其速死。」乃支解竟日。賊既退，軍士於草中尋遺骸，一臂而已。事聞，上震悼，賜世襲一等子。

李壯烈以死報國

嘉慶丁卯，蔡牽寇台灣，浙江提督李壯烈公長庚率兵討之。漁山之戰，坐船遭風失信，閩督阿林保遂誣李逃寇不知所之，賴浙撫阮元以李受傷入告，仁宗優詔獎之。嘉慶丁卯，戰於黑水洋，蔡牽窮迫，以三舟艤島，去李艇半里耳。李因山為壘，以逸待勞，四面圍之，計日可獲。而閩督飛檄催戰，責以逗撓。幕客勸李封章入奏，李斫舷怒曰：「大丈夫以死報國，不受唾面辱也。」因整軍進，下令皆持短兵，為必死計。及戰，浙軍無不一當百，有卒躍登牽船，牽幾被擒，以眾寡不敵死。而牽奴林□回素識李，潛由篷窗發火槍，中胸。李茹痛呼曰：「諸君不殺此賊，老夫死不瞑目矣。」長號而終。事聞，仁宗震悼，封一等壯烈伯，諡忠毅，祀昭忠祠。李卒之二年，部將邱良功，王得祿等率舊卒建功海上，時閩督方葆巖制府維甸與邱，王合志殲賊，戴文端公衢亨掌樞柄，所請無阻撓，二將得以用命。牽投海死，子小仁獲而奴之，海氛遂平。

張茂修全家遇害

張茂修，河南滑縣人，曾入庠，性豪宕，不拘小節。嘉慶中，李文成將叛，以其武勇可恃，陰遣其徒約之。茂修欲辭，既念文成勢已就，非口舌所能阻，佯許之。奔告巡檢劉某，劉初未信，茂修曰：「此何等事，某敢以為戲耶？願君早發之，猶可救，勿使滋蔓。」劉乃轉詳滑令強忠烈公克捷，文成始就擒。後賊劫犯時，茂修全家遇害。

倭門四忠

道光乙未會試，蒙古倭文端公仁為同考官，得士最盛。而會稽陶文節公恩培、通州孫文介公銘恩、旌德呂文節公賢基、宿松羅文節公遵殿，皆出其門，先後殉粵寇之難，世稱倭門四忠。

京口駐防效忠

道光壬寅，英人犯鎮江，京口副都統海齡禦之，相持七晝夜，六月□四日城破，海齡與妻孫氏同時殉節。驍騎校祥雲投水死，其父馬甲長松先一日登陴，斃於礮。妻鄔琅罕濟勒們氏懼遭污辱，掩面以利刃刺殺二女，然後自戕。鑲紅旗望阿與英人戰，身受重創，仆地不能起，昇至家，奮然起曰：「吾家世受國恩，不可辱於賊。」遂驅其子善昌、善崇，女花姑投井中，自與妻張氏投繯死。【後二子遇救得免。】姪孫奎賡復力戰於城南小教場，陣亡。奎之祖母耿氏、母施氏、叔母白氏聞訊，闔戶自焚，老幼男女七人悉燼焉。

三總兵力戰身殉

道光壬寅，英之復陷定海也，有三總兵力戰卻敵，卒以身殉。三總兵者：直隸王剛節公錫朋、浙江葛壯節公雲飛、湖南鄭忠節公國鴻是也。

王字樵備，由武舉人補兵部差官，授固原游擊。道光丙戌，從大軍征張格爾，矢殫其酋。壬辰，平瑤匪，盡殲之，以功擢副將。復定回疆，歷破廣東、湖南諸瑤匪，積功擢壽春鎮總兵。庚子，英人既陷定海，始奉命與葛、鄭鎮其地。辛丑八月，英人再至，出守九安門。時葛駐竹山門，鄭駐曉峰嶺，相去□餘里。英軍先犯九安，不利，退攻竹山曉峰，敵勢甚銳，眾可二萬。王急馳救，而我軍合三鎮僅四千，以寡不敵眾請援兵，大府擁兵不發，眾且盡，英人至益多，卒揮短兵陷陣死。

葛字南田，以武進士授守備，五擢至定海鎮總兵。丁憂致仕，臨歸，上書大府，以廣東禁鴉片事方急，英人狡焉思逞，恐一旦有變，波及浙、閩，宜先事定謀。庚子七月，英人據定海，巡撫某服其先見之明，馳書要之，詣鎮海，計防禦。葛得書，隻身赴鎮海，請盡出勁兵，扼守金雞、招寶兩山。會英軍統領安奪德被執，葛請乘虛出兵以復定海，大府囁嚅不能從。辛丑，和約成，許通商，英人求釋安奪德而歸定海於我，朝廷許之，命與王、鄭同鎮焉。惟定海踞山臨海，易攻不易守，葛議築土城，列巨礮，當事以費鉅不果行。七月，英擾廈門，葛聞之急牒大府，請益兵增礮，皆不省。八月，復犯定海，攻竹山門及東港浦，皆力戰卻之。而英軍益眾，以艦二□九艘迫竹山。所部僅二百餘人，乃馳書大營，請濟師，勿許，且復書戒死守，毋望援。時天雨浹旬，葛以青布纏首，著鐵齒鞞，指揮靈濠中，相持數日，屢戰卻敵。會天大霧，英人全隊逼土城，葛礮沈其艦，英人分道攻曉峰，曉峰無礮，英人奪間道下，破竹山門，薄土城。葛以礮迴擊，敵軍死進，率部卒持刀械鬪。安奪德執旗麾兵進，葛持刀斫其兵數□人，刀折，復拔佩刀，衝入英軍中。至竹山門，方登城，英人刀劈其面，去其半，血淋漓，猶奮身上登。忽有礮彈背擊，洞胸沒。部卒某夜跡其尸，走竹山門。時雨霽月明，見葛猶宛然立崖石下，兩手握刀不釋，左目炯炯如生，欲負之行，不能舉。拜而祝曰：「曷歸見太夫人乎？」遂抱尸，浮舟內渡，大吏護喪還葬。

鄭字雪堂，由雲騎尉世職擢至處州鎮總兵。旋奉命同守定海，所至皆能舉其職，至是亦以力戰死。

葛、鄭皆以儒將著。葛有《四□自傷》詩，頗為人傳誦。其詩曰：「馬不嘶風劍不鳴，等閒已老健兒身。近來不敢窺明鏡，恐照頭顱白髮新。」鄭文學甚優，而尤精經術，著有《詩經疏義》行世。

葛壯節務盡我心

葛壯節公復任定海鎮總兵，有與其妹婿朱世祿書云：「夷匪一案，未發之前，文武大吏，漠不關心；失事之後，倉皇無措，遷延日久。群議譴起，或矜意氣，或圖私便，既無切中窾要之論，亦無公忠體國之心，時事至此，尤堪長歎。余受事後，屢言犬羊之性，非大加懲創，無以善後，並將勦辦機宜，分晰條陳，而當事諸公咸以為難。自後局勢屢變，忽撫忽勦，總無定見。現雖收復，而善後事宜，更無把握。余一武人，惟不避艱危，務盡我心而已。」

王連陞效死

王連陞者，王剛節公錫朋之鄉人也。軀幹修偉，絕有力。初備於剛節家，性簡傲，不為同輩所喜。剛節知其慧直，撫慰之，連陞自是益感奮。剛節貴，拔為親兵。道光辛丑鴉片之役，大府檄下壽春，兵士無不色變心駭，有以病辭者，連陞獨奮曰：「國家養士累世，用在一朝，人私其身，國何賴焉？」同輩大感動。行至定海，剛節守九安門，連陞曰：「擐甲執兵，殺敵是求，不當寇，非夫也。請為前鋒。」剛節壯而許之。顧敵眾我寡，援兵又不至，勢危甚。連陞見剛節寢食不安，切齒言曰：「大帥坐擁強兵，曾無分災救患之意，豈忠臣義士而忍出此乎？」言訖，為太息者久之。已而礮聲徹夜不絕，彈丸雨集，剛節知事不濟，無幾微憂懼之懷，顧獨念身為鎮將，自當為國效命，而若輩舊卒相從多年，乃亦以失援之故，同時并命於鎗林彈雨間，於心何安，撫膺而歎者屢焉。連陞審知其意，趨而前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公與連陞等分雖殊，心則一也。公為國之鎮帥，能忠於國而弗愛其身，連陞輩乃不能效死而甘心負其上乎？況犬馬受養養之恩猶知報焉，連陞輩豈犬馬之不如耶？」剛節聞言，至泣下。定海陷，剛節死，連陞已先半日力戰殉難，而其餘近卒數□人亦無一免者。

黃騰鴻負創殺敵

黃騰鴻世居平江，富膂力，能挽五百弓，射必命中，以貧故，偕弟飛鴻走定海，充戰兵，隸鄭忠節公國鴻部下。道光辛丑，英軍再犯定海，攻竹山、九安，皆不利，乃退而迫曉峰嶺。嶺無礮，時有營將在嶺外，忠節欲調入，敵彈雨下，不能行。募敢死者令縋嶺入，騰鴻應募。少選，兵皆入嶺，忠節奇之。然我軍駐曉峰者止二百餘人，英人可二□倍，忠節以眾寡不敵，命騰鴻復縋嶺出，赴鎮海求援，期以三日。騰鴻踰宿即至，至則頓足大哭。忠節知大府之擁兵不救，慨然曰：「吾受國恩二□年，來守此土，城

亡，則與之俱亡耳。世有斷頭將軍，無降將軍也。」騰鴻曰：「騰鴻願與主將俱死。」忠節嘉其義勇，即擢為副將。越二日，英軍首領安奪德率兵萬餘至，與舊軍聯合猛攻，嶺破。忠節策馬持刀出戰，騰鴻先驅，英兵以短刀刺忠節，騰鴻急以背受之，中肩，血淋漓，仍竭力擁護。忽槍彈飛中忠節首，仆而殉，鴻負創持忠節刀，揮殺英兵□餘人，力竭而死，忽起立大呼曰：「亦足以報國矣。」言訖，尸復仆。飛鴻乘夜盜忠節及其兄屍，見騰鴻面中□餘創，雙目灼灼如生。年僅二□有四。事聞於朝，特贈總兵，附祀鄭忠節祠。

陳連升血戰而死

副將陳連升，以受知於陳化成、林則徐，洊陞至廣東水師參將。在軍日，勤訓練，嚴紀律，營務肅然。道光辛丑，鴉片釀起，連升時署副將，奉關天培命守沙角、大角礮臺。至則相度形勢，部署戰守，晝夜不少休。未幾，英軍攻兩臺，勢強甚，連升飛書告急。時諸軍集廣府者，駐防滿兵，督標、撫標兵不下萬人，又調集客兵、團練、鄉勇、民兵數萬，而大帥所遣助守臺者僅二百人，連升與在臺將卒誓死守。英將伯麥復率艦隊進攻，礮彈如雨，偏裨某中彈死，或勸稍避，連升曰：「今日，吾死日也，敢言退者斬。」既知勢不可支，大呼曰：「死無憾，吾死而二臺必陷，虎門且將不保，為可憾耳。」血戰逾時，力竭死之。

是役也，蓋連升預埋地雷，敵至而雷發，死百人。英人怒，知我兵少，麾眾前進，連升以數百兵當英人五倍，自辰及申，火藥罄，英人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，燒毀我兵腳船，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。連升中銃仆，沙角、大角並陷。英人大恨之，刀矛交下，身被數□創，又執其子斫之，剖其腹。守備張清齡、外委瞿殿林從殉，三河營喪兵最多。

連升既亡，其坐馬為英軍所得，飼之，他顧，不肯食，乘之，蹶蹠弗克上，棄之，悲鳴跳擲而死。

關忠節以賜衣墮齒寄家

關忠節公天培，山陽人，以武生至專閩。貌英偉，面紅如中酒，威毅驚人。道光辛丑，英人擾粵東，關與林文忠督兵事。領事義律已被俘，乃為琦善所牽掣。林革職遣戍，關勢益孤，死守虎門礮臺。奉琦嚴飭，謂方議和，不得輕開戰釁，英人遂乘隙駕礮來攻。關告急請援，不應，老僕勸關退，關叱之去。僕跪抱關足求退，關拔劍欲砍之。僕大哭而下，行未數里，礮臺已為英礮所擊碎，遂以身殉。宣宗震怒，命鎖押琦善來京，憫關義烈，賜諡忠節，敕建專祠。

當事棘時，關嘗緘一匣寄家人，堅不可開，及後啟視，則賜衣一襲、墮齒數枚而已。蓋死志早定也。

是役也，關守鎮遠，李潤堂守威遠，馬辰、多隆守定遠，皆僅數百兵，進不能戰，退不能守，門戶藩籬全不足恃。關與諸提鎮請於大帥某，力訴礮臺危急坐以待斃狀，不得兵，慟哭不行。某怒曰：「不到礮臺是畏死，即以軍法從事。」諸將曰：「礮臺何敢不往？兵不發，徒往何益？是迫之死也。國家死數提鎮不足惜，第恐大局一壞，喪師失地，於國體有關耳。」不聽，各礮台遂相繼失守，關及總兵祥福、遊擊麥廷章、都司沈占鼇、守備洪達科同時中礮陣亡。關身受數□創，半體焦爛，廷章亦存半體。關僕孫長慶既受關命，送印大府所，返而求主人尸，膝行入英人營，鉸交於胸，歷舉他尸數□審視乃得之。英人雖忌關而心敬其人，獨某靜鎮如故，英人由是進逼省垣矣。

勞文毅忠信篤敬

勞文毅公崇光，宣力中外，練達堅貞，其開府滇、粵，尤為盤根錯節之遇。先是，英人擾粵東，番舶逼五羊城，前督葉名琛被劫，澳忍依回，惜一死，廣州大亂。英人人居節署及民廬，文武官避居佛山鎮，會城空無人。勞聞命，兼程抵廣州，從者請緩，叱曰：「非爾所知也。」屬吏叩馬諫，則曰：「吾奉天子命來為督撫，不入城，將焉往？」遂單騎疾驅入。英人亦駭愕，遂與營弁列隊郊迎。英酋請見，勞見之，若無事者。及論事，則折以理，不稍屈。明日，商民復業者數千家，英人莫測其所為，氣奪，因退去。

其督雲貴也，雲南漢、回民方互鬪，黠者煽為亂，自署督潘忠毅公鐸殉難後，會城為回所踞，守土大吏徐之銘輩浸與為緣。勞自勘黔案拜總督之命，馳抵昆明，僚屬裴 俟進止。或厄其出入，乃曰：「吾嘗單騎入廣東，島夷萬計，視之蔑如也，豈懼叛回哉？」遂入城，漢、回軍民皆郊迎，如抵粵時。既至，語屬吏曰：「漢、回仇殺，乃械鬥案，非軍務也。」益開誠心，安反仄，武員中有持兩端者，感其忠藎，旨革面以功名自奮，滇事始可收拾，賊乃漸平。勞常佩小印，文曰「忠信篤敬」，至是人益服其可行於蠻貊焉。

陳忠愍殉難吳淞

同安陳忠愍公化成之官江南提督也，為道光壬寅，時英人方陷鎮江，逼江寧。乃堅築礮臺，禦敵吳淞，檄鎮將某分駐西礮臺，以示固守。並與江督裕祿書，略謂：「海口軍事，一以付余，君但無出寶山縣城一步，併力相擊，則事濟矣。」未幾，英人近吳淞，陳儘力轟擊，戰將捷矣，裕聞警，棄寶山而遁，由是西礮臺守將以宿隙反礮擊之，中項而卒，兵遂潰。

錢金玉大呼賊奴

錢金玉官松江千總，性剛果，尚廉節。道光壬寅鴉片釀起，錢方假歸省親，聞訊，即束裝啟行。其戚友厄之曰：「軍事方急，禍福不可知，君方在假，上官又未有文檄趣君往，何急急為？」錢不聽。既至吳淞，從守西礮臺，與部卒同飲食臥起，以力戰相勗。及東礮臺陷，彈丸咸集於西礮臺，錢奮勇督戰，喋血數小時，左臂中三彈，曾不少卻。其近卒泣陳公有老母在，不可死，笑謝曰：「焉有食國之祿，而逃其難者乎？幸勿為吾母慮也。」未幾，一彈來，中左乳，遂仆。彌留之際猶大呼賊奴誤國不置。

林文忠臨歿呼星斗南

道光乙巳，粵寇初起，首陷平樂府城，時林文忠公已由西域賜環，文宗特詔起之田間。方臥疾，聞命束裝，星夜兼程，宿病益劇。其子編修汝舟隨侍，勸以節勞暫息，文忠慨然曰：「二萬里冰天雪窖，隻身荷戈，未嘗言苦，此時反憚勞乎？」口占一聯云：「苟利國家生死以，敢因患難避趨之。」乃昇疾亟行。憂國焦勞，馳驅盡瘁，遂卒於廣寧行館。初，賊震文忠威名，咸膽裂思解散，猝聞溘逝，毒焰益張。臨歿，大呼「星斗南」，莫解所謂。

李文恭自謂不忠

粵寇起，林文忠公歿於軍，詔起李文恭公星沅督師。時李以養痾在籍，而太夫人亦春秋高矣，聞命，即拜疏登道，太夫人揮涕促之。行浹辰，抵桂林，調兵集饟，不速辦，襄事者意歧出，累月無功。李憤，激動宿疾，密疏請易帥，猶強起剋期出巡，卒不支。因口授遺疏，至「賊不能平謂之不忠，養不能終謂之不孝」四語，聲哽咽，不可復續，幕僚為足成之。垂絕，猶瞋目曰：「粵西宿將，惟向榮可倚。」言之至再三。

張文毅輓青墨卿聯

鄂撫青墨卿中丞，待士卒有恩，眾樂為用。以徇某總兵請，移兵就饟，入湖南境。文宗震怒，正法荊州，死之日，三軍皆哭。張文毅公芾輓以聯云：「雷霆雨露總天恩，早知秉節孤忠，久拚一死；成敗功名皆幻境，即此蓋棺論定，已足千秋。」

羅忠節殞命洪山

粵寇之亂，羅忠節公澤南守洪山，寇攻屢不得志，出賞格，募廣濟、興國人圍攻，死亡甚多。時江西告急，促往援，羅以屢奉詔詰責，不即克復湖北省城，未即赴。一日，寇大股猝至，督隊下山，時羅戴長穗小帽，衣棉馬褂，突有槍彈傷其額。眾聞主帥受傷，陣稍動，羅猶指揮全軍，旋衝旋退，故寇不敢逕逼。而血殷袍袖，眾勸速歸養傷，不允，使兩人夾扶，徐行至營，立門外，眾兵由是咸陳營前，寇遂退。卒以傷後受風，殞於軍。

吳文節被害堵城

吳文節公文鎔之督兩湖也，粵寇方由江西回竄田家鎮，師潰，武昌戒嚴，時咸豐癸丑九月，受任甫三日也。巡撫崇綸懼欲逃，揚言督兵營城外。吳策馬往詰，則曰：「饜餓兵單，城豈能守？」吳正色曰：「汝朝廷二品官，何出此語？此時吾輩舍『城存與

存，城亡與亡」八字外，豈有他策？」崇曰：「公欲以死節博美名耳？軍興，疆臣多併命，吾二人頭顱儻再落麼手，如國體何？」吳忿不能遏，拔佩刀斫几上曰：「誰再言出城者，汗吾刃。」崇齒戰，面土色，惕惕然驚，不復能正視。吳嬰城固守數日，竟擊退劇寇，城賴以完。崇大憾，所籌畫悉反吳所為，檄饒徵兵，百計齟齬。一月，吳遵旨督兵攻黃州，少有斬獲。明年正月，移駐堵城，【距城五里】。寇縱火焚營壘，士卒驚潰，吳遂被害。

鄧總兵埋藥自轟

咸豐癸丑，總兵鄧某率師禦粵寇，扼守江南石子灣，時部下方向往他處攻剿，左右才數百人。俄寇大至，眾言不可敵，宜速避，鄧曰：「吾受國恩至重，義不宜去。汝輩可速自為計。」眾感其恩義，亦不肯行。鄧曰：「汝輩同死此何益？不如姑去，將來猶可為報讎計。」眾猶不肯。鄧曰：「既如是，與其徒死，不如設計傷賊。」乃盡以所餘火藥埋置地下，俟寇至，即轟發，於是寇多被轟死，而鄧及部下亦同殉焉。

徐叔瓊自謂清朝赤子

徐叔瓊，名璠，花農侍郎琪之同懷弟也。咸豐癸丑二月，粵寇薄揚州，家屬分道出避，姊向北行，得一村而免。叔瓊隨嫗東行，轉與寇遇，寇見其秀穉，從嫗手中奪去。嫗爭之不得，泣曰：「吾武林徐氏兒，清朝赤子也，豈從賊？速縱我。不然，請殺耳。」寇初以甘言慰之，曰：「從我去，勝爾家也。」則怒甚，奪賊手中刀欲自刺，力弱不能得，以手批其頰，復大罵。而僕嫗又進前奪之，寇不允，嫗泣求，寇益憤，乃以刀先斬嫗，旋擲之於地。頸被刃，遂死。

張繼賡內應被磔

咸豐癸丑，粵寇據江寧，廩生張繼賡陷寇中，審寇勢熾盛，非內應有人必不能潰，遂偽降。有章氏子者，故無賴，繼賡結之，共謀夜開儀鳳門，俾官兵長驅徑入。已而章忽悔，詣繼賡索千金，繼賡無以應，章乃告密，立逮繼賡，擄掠備至。時繼賡易姓名為葉某，於是有緩頰於首者曰：「主謀者張繼賡私逸久矣，葉某無罪。」獄將得解，楊秀清改命胡元煒為讞官。元煒故廬州知府，陷江忠烈公忠源於死，以城降者也。嚴刑峻法，繼賡不能堪，因叱之曰：「若堂堂四品官，吾亦曾為若部民，實承可也。茲事至大，非一二江南人所能勝，廣西諸老寇之怨望者多首謀，苦難以屈指盡，請以籍付我，當為汝言。」元煒顧左右取籍至，繼賡以食指點名曰：「此主謀也。」即逮殺之。又點一名曰：「此同謀也。」亦逮殺之。又點一名曰：「此知情而不舉也。」復逮殺之。繼賡指點所至，輒立施刀斧，不容置辨，咄嗟間，殺至三〇餘人。秀清忽大悟曰：「所殺皆吾兄弟，墮姦謀矣。」遂車裂繼賡，死狀至慘。章氏子歎曰：「張公瀕死，猶能以一指殺賊數〇，不可謂非豪傑。且我實賣張公，張公不之怨，指點數〇人而不及我，是念我嘗與謀，欲留吾身以俟晚蓋。懼禍食言，不報張公之德，非夫也。」率其黨夜殺守門者至數〇，官兵至，稍濡，不能入。明日，秀清大索殺人者，迄不可得。他日，章與某醫朋飲，酒酣，大言曰：「疇昔之夜，殺守門人數〇者，我也。吾繼張公之志，實有餘快。」醫亟首諸寇，殺章氏子，自是無敢謀內應者。醫以事出城，鄉民惡其敗章氏謀，戮之。

先是，有張沛澤者，嘗與繼賡內應之約。適遷官，感甚，願效死，遂背繼賡。平日與繼賡交誼頗篤，不忍發其事，寇偵得之，卒置之死地。

機匠父子殺粵寇

機匠某居江寧西南城隅下浮橋右委巷中，與三子皆絕有力。咸豐癸丑，粵寇初入城，比戶括財物，苟屋非甚華，啟則入，閉則去，於是居人皆閉戶，匠戶獨啟，坐俟寇。其室僅三間，各以一子主之，置刀杖隈處，寇眾至者，則偃僂肅送迎，第見其無長物，輒棄去。寇若三二人或一人至，則必止之，令人其室。甫入，即鍵戶而守，諸子視寇所至室執而殺之，埋於後圃荆棘中。既埋，復啟戶，如是者〇數日，所殺寇將百。其繼也，鄰有老婦人，忽戒一寇毋過其家，事遂露。群寇夜來圍之，與二子皆鬪死，惟仲子得脫。

張丫頭殺粵寇

江寧張丫頭者，里巷習拳勇之民，世所稱為無賴子者是也。粵寇既據江寧，丫頭浮沈寇中，近一年，能終不為寇所得，蓋其智有過人者。咸豐甲寅二月，張炳垣既與外兵成謀，計非有勇士不能斬關迎外兵，或舉丫頭於張，使人說之，丫頭不可，曰：「張君知我，必自請我，乃為知我者死耳。」張聞之，即日過丫頭，丫頭大喜，許之。至期，張袖大刀，夜至神策門，盡殺守門寇二三〇人，候外兵，外兵迄不至，丫頭遂惘惘歸。既而寇推殺人者甚急，適張事已露，有知丫頭附張者，白之，乃捕得丫頭。丫頭呼速殺，遂先張死。先是，有倪丫頭者，亦以無賴稱。於陷城日，見委巷中有寇獨行者，伺左右無人，即袖出刀殺之，凡殺七八人，終不得主名。後不知所往。

劉松濤罵粵寇而死

劉世業，字松濤，川沙人也。好讀書，尚氣節，性剛躁不能容物。遇權要輒加以白眼，不通一語，見田舍翁作富人態即譏刺之。性落拓，不治生計，家產揮霍殆盡。咸豐間，粵寇陷川沙，居民紛紛避，松濤安然如故。家人促之，曰：「若曹欲愛惜生命，速自去，無顧我。」未幾，眾皆逃，而松濤仍兀坐。寇見之，問曰：「汝何人？」不答。又問之，則張目怒曰：「汝輩皆小賊，何足與語？速喚賊頭來，我當責以大義。」寇怒甚，牽之去。時有丁某者，與松濤相識，耳語曰：「此何時耶，何謾罵乃爾？」松濤大聲曰：「汝輩小人，惟知偷生，安明大義？我堂堂七尺之軀，豈肯效賊之所為乎！」寇益怒，以刀刺之，傷臂，血濺衣襟，溘溘然，而神色不稍變，至死，猶罵不絕口。

湯貞愍闔門殉難

湯貞愍公貽汾，字兩生，江蘇武進人。以難蔭起家，官至浙江金華協副將。致仕居江寧。粵寇起事，陸立夫制府建瀛奏留在省籌辦軍務，深倚重之。及江寧城陷，闔門殉難，時年七〇有六。臨難，作絕命詩五律一首，其詩曰：「死生輕一瞬，忠義重千秋。骨肉非甘棄，兒孫好自謀。故鄉魂可到，絕筆淚難收。藁葬毋予慟，平生積罪尤。」貞愍生時愛才好士，畫筆尤絕倫，張南山輒以詩云：「父子祖孫同節烈，畫詩詞賦有輝光。」

江忠烈殉難廬州

咸豐癸丑，粵寇攻廬州，撫皖者為江忠烈公忠源，方以赴任道廬，從廬守胡元煒言，守廬城。二月〇七日，寇穴東城威武門為隧道，江募死士迎隧出。有黃襦寇據隧口下窺，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，寇驚譟，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，皆反奔。江守水西門，寇據山引矢，射及江幄，江久病，益不支，眾力請江宿城下。寇復穴水西門，伏地雷轟城，崩數丈。江躍而起，手大旗，緣堞上，督眾連斃寇目，堵築關口。會援師數道皆為寇所敗，城中勢益孤。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，勇首徐淮，故縣役也，素無賴，與寇交通，夜開門引入，城上兵與寇鏖戰竟夕。天且明，霧蔽蔽如雨，左右擁忠烈行，手劍自刎，不殊。都司馬良勳負之疾馳，齧其耳，良勳負痛，因墮地，至水關橋，自投古塘死之。從死者曰布政使劉裕鈔，知府陳源充，同知鄒漢勳、胡子雖，副將松安，都司馬良勳、戴文瀾，縣丞艾延輝、興福也。元煒竟降於寇。

孫文節移孝作忠

孫文節公銘恩，號蘭檢，江蘇通州人。道光乙未翰林，累遷至兵部右侍郎，簡安徽學政。值粵寇之亂，陸辭時，文宗諭曰：「皖有寇警，路途多梗，行何速也？」對曰：「以寇警，愈不敢遲耳。」文宗睦之。

皖學使署在太平，太平當金陵之衝，金陵失守久，太平亦嘗失守而克復，其地城郭不完，兵餉乏竭。抵廬州時，廬守胡元煒勸勿輕往，正色拒之。舟由廬啟行，途遇寇舟，蔽江而下，舟子及幕友皆泣，請避入巢縣。怒曰：「焉有天子大臣而避賊者乎？」寇舟亦未相犯，纓擁去，遂安抵太平。

當時大營餉絀，兵多逃亡，蜀兵黃利中、熊正武等先後率數百人至太平，將肆劫焉。諭之義，感以誠，均稱孫為好官，願效效

奔走，孫以未奉命督師辭焉，皆渡江去。

旋檄各屬羣團練，捐千金為倡，規模粗具。忽奉其父鼎庵書，略謂「臥牀三月，動輒霽人。速告養歸省，毋貪富貴，遲恐不見汝矣」。得書驚泣，又以兀坐危城，不能按試，於事無補；父僅一子，父病不歸省，是大不孝，不孝則不忠，遂決計拜疏乞養。時適有協同河督潘錫恩防堵徽州之命，尚未知也。疏上，朝廷疑其規避，奉嚴旨，准開缺，銷假後以三四品京堂降補。念父甚，將以印信交皖撫，又得其父書曰：「病小愈矣。既奉嚴旨，須代者至然後去職，脫先行者，非吾子也。」乃遵父命，坐待後任。嘗寓書其子云：「城外金柱關火起，居民驚避，僕從以開缺為辭，請暫出城。余思一日不去職，即一日不可避難，儻遇賊劫，正可明心。」蓋死志決矣。

咸豐甲寅四月，寇竄太平，孫升廨大罵，與僕范源被執至金陵。孫守義不食，寇百計說降，而湯水不進，終日大罵，遂被害，范亦死焉。

葛壯節父子之忠

葛壯節公有二子，長曰以簡，字小凌，季曰以敦，字小臺。壯節殉後，宣宗震悼，始用一品例賞世職，復以文武二舉人分賜二子。及歲，召見，並命入官，小凌官甘肅同知，小臺官湖北守備。二子皆骨鯁有父風，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劾，宣宗念壯節忠烈，寢其奏，不行。小臺以安陸營守備擢都司，擊河南潰寇，有功，文宗賞花翎。咸豐乙卯，與寇力戰，殉難隨州，上命以遊擊例優卹。

馮福基自謂大清人

馮福基，代州人。幼隨父焯於潛山縣天堂巡檢任。九歲解《周易》大義，眾稱神童。咸豐丁巳，粵寇犯潛山，福基年十四，匿母他所，袖利刃奮身出。寇執之，思刃其首，弗得。隨至黃梅，宿藥肆，夜竊藥置寇飯裏中，中毒死者十七人。懼事洩，吞餘藥而暈，寇委之去。越二日，福基蘇，自度必不活，寓書訣父母及天堂父老。父老得書，避弓兵之故執役巡檢署者，走訪得之。福基猝見，益悲慟，創裂腸斷。臨死，猶握弓兵手，厲齒曰：「我大清人，殞以大清服，勿效賊為也。」弓兵輿尸行九日，達天堂，面如生。

溫壯勇陣亡六合

咸豐戊午，溫壯勇公紹源以布政使銜道員權六合縣事，禦粵寇，而四眼狗圍之。總統張國樑率師赴援，至，陣板橋，去城三里，大霧不得進，停軍一時許以待之。天明霧開，疾趨六合，則城已先一時陷矣。溫遇害，寇剗其腹，殘其尸，聞大軍至，即棄城去。事聞，贈溫布政使，諡壯勇。

李武愨不屈於陳玉成

咸豐戊午，粵寇擾皖，巡撫李武愨公孟群既克六安，駐軍蚌埠，進規廬州，陳玉成攻陷其壘，被執。玉成接之以禮，欲降之，李不屈，絕食祈死。玉成嘆曰：「李公大節皎然，可當從其志。」擇日設台，置李台上，生祭之，率諸將羅拜於下。既退，李旋自經，玉成斂之，冠服如禮，遣遺卒持其喪歸。玉成馳驅江淮積年，既敗，其部下多矢死無二，殆亦感其生祭武愨而然歟？

葉名琛猶知不食外國之物

咸豐己未七月，廣東布政使畢承昭奏稱：「本年四月初，廣東省城傳聞已革督臣葉名琛有在五印度地方病故之信。正在飭查間，即於四月十三日，據英官巴夏禮等照會，內稱『本年三月初八日，貴國前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在印度城內病故，當經裝殮妥協，派委向來陪侍之英官阿查利一路護送，於四月二十二日晚到粵。本日已將棺柩及所遺銀物均交南海縣收領，所有上岸停放各事宜，隨後妥商辦理』等因，當即札縣查明驗收妥辦去後。旋據署南海縣知縣朱燮親往洋船，將葉名琛棺柩驗收，移至東大門外斗姥宮內妥為停放，並將帶回所遺銀物逐一點明，封存縣庫。訊據隨行家人許慶，胡福同供：『咸豐八年正月初三日，小的們與武巡捕藍續眼隨葉主人由省坐輪船到香港，并廚子劉喜，雜頭匠劉四一同攜帶食物隨行。初七日由香港開船，十六日到嗎喇國，即新加坡。十八日由新加坡到孟喀喇，即五印度。二月初一日搬上砲台居住。三月二十五日又遷往相距五里之大里恩寺花園樓上居住。自到大里恩寺後，洋人預備車馬，屢請遊玩，主人不允。迨至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後，帶去食物已盡，小的們請在彼處添買，主人不允，且云：「我之所以不死而來者，當時聞夷人欲送我到英國，聞其國王素稱明理，意欲得見該國王，留面理論。既經和好，何以無端起畔，究竟孰是孰非，以冀折服其心，而存國家體制，彼時此身已置諸度外。不意日望一日，總不能到該國，淹留此地，要生何為？所帶糧食既完，何顏食外國之物？」屢經繙譯官將食物送來，一概杜絕不用，小的們屢勸不從。於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，至三月初七日戌時病故。臨絕並無別話，只說辜負國恩，死不瞑目。當時有繙譯官阿查利在場料理，於初八日酉時用棺裝殮，二十四日將棺木運上火船，繙譯官帶同小的們坐火船運回廣東，四月十三日到省。』藍續已於九年正月二十二日在孟喀喇病故，寄葬客地。謹奏。」名琛，漢陽人，道光乙未進士。由翰林外任知府，洊擢巡撫。己酉，與鹿邑徐仲升制軍因辦理夷人進城事宜，得旨嘉獎，徐封子爵，葉封男爵。後徐罷職，葉遂總督兩廣，晉大學士。丁巳冬，粵城變作，被虜。

胡文忠效忠桑梓

咸豐季年，安徽布衣胡文忠當粵寇破定遠時，家毀於難，鬻其女隻身赴京師。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：「勝保督師久無功，又驕縱，好聲色，皖名城多陷。苗沛霖跋扈，反形日露，勝若不知。民無生望，吾當為桑梓痛哭矣。使袁甲三終不去，皖何至是？君有言責，當入告。」林唯唯。胡不及待，即自縊死，死猶懷書責林，語益激。林以其書並奏之。未幾，勝以喪，詔許其去，仍以袁往。

陳右銘勸田友梅勤王

咸豐庚申之變，圓明園被燬，時義寧陳右銘中丞寶箴客京都，方飲於旗亭，登樓望之，痛哭流涕。未罄酌，倉皇返逆旅，馳書田友梅於河南，速其勤王。右銘個儻好奇計，其為文類魏叔子，都人頗以狂士目之。

張忠武歿於河

咸豐丙辰，張忠武公國樑奉旨幫辦軍務，佐向忠武公榮勳粵寇。及向薨於軍，欽差大臣某不諳軍旅，餉不時給，忌者益多方沮撓，先後屢失事機。度寇未易滅，誓以身殉，挾一齒界家人歸報，示無還期。江寧寇受圍久，勢憊甚，城垂破者屢矣。為出柙計，乃集各路悍黨，思並力一決勝負。亡何，官軍缺餉已五閱月，士卒洶洶，張不得已，躬詣某所，長跪告急，繼之以泣，卒弗許。退而念此饑軍終不支，亟檄召副統帥某，冀相與戮力，一鼓下省城，擒寇首，出萬死不顧一生，事或濟。副帥將行，何桂清尼之，羽書七往返，不至。寇聞之，急攻官軍，官軍諫於營，某帥遁，師大潰。張聞變，搏膺而呼，墜馬幾絕，立自鎮江馳至丹陽城下與寇戰。傷重，知不免，探懷中印授材官某，令走報。下馬，向闕再拜曰：「巨力盡矣。」復上馬大呼，望寇營而馳，亂流渡河，人馬俱歿於水，時庚申閏三月二十九日也。

羅壯節清忠大節

羅壯節公遵殿通籍後，以知縣發直隸，屢治劇邑，循績遠聞。在清苑，以保舉卓異引見，宣宗諭廷臣曰：「此本色書生也。」賞加同知銜。羅之受知自此始。咸豐庚申二月，粵寇陷杭州，羅適撫浙，死之。文宗溫旨褒卹，予謚忠愨。未幾，御史高廷祜摺浮議劾之，有旨罷卹典。同治壬戌，曾文正公訟羅清忠大節，穆宗特諭，仍遵文宗初次諭旨，照巡撫例從優議卹，贈銜賜葬，予謚壯節，並給騎都尉世職，入祀京師及本籍昭忠祠。一人兩謚，已為古今所稀聞，而妻徐氏、孀女陳羅氏、姪婦周氏同時殉難者，均令配食專祠，並以雇婦金梅氏、家丁顧斌附祀賜卹，為尤渥也。

林汝霖全家殉粵寇難

林汝霖，字小巖，上杭人。咸豐己未冬，署仁和典史。庚申，粵寇擾浙，杭州陷，其母、妻、二姊、長女皆先自縊。寇至，危

坐堂皇，瞋目大罵。寇婉言勸降，大呼曰：「生不能啖汝肉，死亦當為厲鬼殺汝。」隨舉案上硯擊寇首，破，寇怒，遂遇害。長子懋生旋投效軍中，冀復仇，死於諸暨包村之難。辛酉，次子涇生遇寇不屈，又為所戕。越七年，重葺典史署，得一門忠骸，杭人為之附葬西湖孤山林處士墓側。

王壯愨為忠臣

咸豐辛酉□一月，杭州再陷於粵寇，巡撫王壯愨公有齡死之。當未陷時，壯愨力求救於曾文正，文正先以他事與壯愨有隙，故遲之。而李秀成兵入杭州矣，壯愨自縊於院署桂花樹下。秀成人，歎為忠臣，以王者冠服葬之，故杭人多秀成，少文正也。是年，杭人以城陷死者七□餘萬。

曾文正李文忠效忠王室

曾文正公國藩駐軍祁門時，王某獻詩，嘗諷以聯合粵寇而自取之，曾不能用，拂衣遂去。李文忠公鴻章既平捻，握重兵，部將頗有欲擁戴之者，李喻其意，假他事逐之。

程忠烈以創傷卒

同治癸亥三月，遇缺題奏提督江西南贛鎮總兵勃勇巴圖魯程忠烈公學啟之卒，以傷重也。程，桐城人。嘗陷粵寇中，某酋甚重之，而不為用。咸豐庚申，逸出，投曾文正營，破安慶，多得其力。及隨李文忠至滬，所部開字營僅五六千人，破寇數萬，李奇其才，為增至萬人而專任之，遂收省會，成大功。每戰，必扼要搗虛，制寇死命，故所至皆捷。治軍嚴，所過無秋毫犯。自被創回蘇，李旦夕往視。既而創漸合，留敗骨為梗，醫云不可去，乃自拔之，因傷腦及喉舌，不復能飲食。卒之日，命侍者進黃馬褂，起服之，繞室行，顧取茗碗，不下咽而絕，年甫三□五。英將戈登素相服，及誅蘇城降首，戈登意不平，忿與絕。至是聞之，泣下，乞其督陣時二長旗攜以歸，為紀念。舊藏程之鏡攝小影二，至是以一遺李而自懸其一。西人每輕視我國大將，其重程如此。李具以狀聞，追贈太子太保，謚忠烈，給騎都尉世職，事蹟宣付史館，安慶、蘇州、嘉興俱建專祠。

多忠勇以創卒

同治甲子，西安將軍多忠勇公隆阿勳滇回藍大順於甘肅之整屋，城小而固，久不拔，朝廷以其用兵素稱神速，訝其師久無功也，嚴旨詰問。多起自武員，不耐摧折，又自恥其困於小寇也，二月二□三日，掘地道，燃火藥，轟開月城丈餘，自率穆圖善、姜玉順等驟入其城。不意城內尚有堅卡五道，將士力攻不能破。多在礮臺親自擂鼓，寇見其衣黃馬褂也，知為大帥，以鳥槍狙擊之，頭眼受傷。忽創回營，傳令諸將：「此城速克，傷重亦可痊。如不克，傷輕亦不欲復活。」諸將四面環攻，以次日三更克復縣城，大順逃至漢陰，為團練所截殺。而多傷病益劇，巡撫劉蓉往視之，見其臥於躺椅，困憊殊甚，竟瞠目不能語，遂以四月□五日薨於整屋。

僧格林沁陣亡

同治乙丑夏四月，忠親王僧格林沁督陳國瑞、郭寶昌、成保、何建鵬等軍與捻戰於曹南，敗，退入空堡，被圍數重，且欲掘長濠以困之。官軍糧草俱乏，逮夜，洶洶欲潰。諸將咸啟王，請突圍出，不許，固請，乃許之。王部分諸將，自與成保馬隊俱，使降捻桂三率數百騎為前驅。王飲酒至醉，上馬，馬蹶逸不肯行，乃易馬以出，時已二更矣。天星昏黑，桂三有異志，既出堡，即反走，突衝官軍，擒乘之，國瑞所部步隊四千覆潰幾盡，國瑞僅以身免。餘軍與捻不相辨識，長驅並驚於昏黑中，遲明，收隊入堡，不知王所在。俄有戴三眼花翎紅頂之捻首揚揚過圩去，未幾，跡至麥塍中，見王已遇害，身受數傷，旁一僮從死焉。乃以騎載王尸，告有司斂之。總兵何建鵬、內閣學士全順皆死於陣。或曰，王被圍至數重，乃下馬踞坐於地，示諸軍無退意，捻亦不知為王也。圍之愈急，適諸將皆先發，左右無可以解此圍者，王恐為捻所得，遂從容就義。一捻取其冠獻於酋，酋問冠何來，以王就義對。酋曰：「既王就義，此冠即不當持來。」令速誅之。明日，國瑞求王屍，捻復圍之。陳凡三出入，呼曰：「王之威德，爾輩所知也，豈可不令其返葬故鄉乎？今日不得王屍，吾必不返。」捻相謂曰：「彼既求王屍，不可困之。」乃解去。卒獲王屍以出。或又曰，王既被困一日夜，亟命所部突圍而出。及半道，為捻所逼，單騎折回，部下不知也。王知不能脫，乃下騎，跌坐草間。捻中一頑童見之，異其狀，更見其佩帶各物均罕睹，即索其翠玉搬指、荷包等件，王一一擲與。頑童走示他人，眾亦為異，集視之，王不言不動，與語，亦不答。有測其必非常人者，舉槍刺之，立斃，亦不知其為王也。其部下突圍後，不得王之所在，正事搜訪，而其騎獨歸，乃始知有變矣。

汪柳門忠於德宗

錢塘汪柳門侍郎鳴鑾之被逐也，論旨謂其離間宮廷，逐回原籍。先是，孝欽后垂簾訓政，大權在握，德宗惟拱手受成而已。汪頗獲聖眷，侍講筵進講之暇，輒有所言，皆忠於德宗者。語為孝欽所聞，大怒，遂遭嚴譴。

馬江諸將死事

光緒甲申馬江之敗，死事最烈者為督帶飛雲兵輪副將銜參將高騰雲、管帶福星輪船五品軍功陳英。時學士張佩綸原疏敘高事云：「該參將由粵來援，論事訥訥，如不出口。前月二□六日，法增一船，諸將來請援，獨義形於色，臣心異之。夜復來見，詢以方略，該參將曰：『閩防之意，本以牽制，使敵不發耳。廠非戰地也，但礮注子人枕戈者已一月，晝夜相持，咫尺間恐釀成戰事。知帥意急欲先發，必多牽制不可得，南洋援必不來，即來，怯將亦無用，徒害事耳。』臣詰之曰：『然則奈何？』對曰：『專攻孤拔，得一當以報而已。』臣欲令其統率諸將，則辭以資望在李新明後，且曰：『水師船各自為戰，非若陸軍一將，能指揮□餘萬也。請不必紛更，堅守以待上命。』該參將既去，臣復囑各船就商籌策，該參將志定神完，誓死報國。是日手發巨礮，擊其烏波船，一一命中，以一飛雲小艦當敵人三大艦，中流堅拒不退。忽橫來一礮，該參將駭為之折，復一礮，遂飛入水中而沒，舟乃發火。」其敘陳事云：「該軍功人極瘦弱，文理甚優。方敵艦日增，臣深憂之，軍功上書，請以各輪船合攻孤拔座船，而艇船等發火牽制下游，使各輪小商船水勇及捍雷船截其魚雷艦。所論均有條理，臣采其論，下諸將。布置略定，無如法暗約英、美先發也。軍功見英、美船驟下，急起旋誓眾曰：『此吾報國日矣。吾船與礮俱小，非深入不及敵船。』敵以三船環之，舟中機損人亡，不顧，但以礮向孤拔船，孤拔船受礮略退。敵復增船來持，至一時許，軍功猝中礮於望台，學生王漣隨殉，船始焚毀。英、美船觀戰者均稱歎不置，為之深惜。」云云。是役也，力戰死者尚有千總許壽山、葉琛，五品軍功林森林三人。

滕玉亭知有國

光緒甲申七月，法人陷越南北寧，法海軍統帥孤拔率艦攻臺灣不利，進逼福州，窺馬江，我軍礮中孤拔。馬江要塞毀，軍械兵艦盡為法破。乙酉，法人闖進鎮南關，我軍猛擊，法人敗，我軍乘勢克諒山。人皆謂提督馮子材之功，不知實滕玉亭之力也。

玉亭少孤貧，豪放不羈，好讀書，以貧故，棄而業商。養母以孝聞，逾年母死，投馮軍。初為小卒，旋擢百總。諒山之役，法軍參謀某多智謀，有幹略，勇敢善戰，子材忌之，募刺客謀陰傷之。玉亭欣然往，跛其足，敝其衣，日行乞於法營旁，法人不察。會軍中缺伙夫，招華人貧苦者充之，玉亭乘隙往，法人不疑，納之。入營三月，懷椎枕刃以待。某夜，戰，某參贊督隊，玉亭聞而潛尾之。至郊野，出手槍轟然一聲，斃某參贊。玉亭被執，法軍官鞫訊，玉亭無懼色，慷慨陳曰：「予，華人也，與參贊本無隙。所以出此者，為祖國耳。爾軍屢獲勝，計畫悉出自參贊，今參贊死，軍氣不免稍殺。」法軍官曰：「爾從戎久，如以華軍秘密告我，可貸汝死。」曰：「我知有國，不知有身，死非我懼。」法官知不可強，命斃之。臨刑時，面色如恆，向南點首者再，含笑而逝。參贊死，法軍紛亂者屢日，我軍遂規復諒山。

左文襄呼出隊而薨

光緒乙酉，法人入寇，詔左文襄督師閩海。至天津，與直督李文忠爭餉餉，弗諧，中道調所親曰：「老矣，不復能如往年擡槓。到天津，與李二擡槓不中用，到江南，不得與曾九擡槓。」俗稱強梁爭事曰擡槓。時曾忠襄督兩江，既見，執手歎歎，相顧鬚

鬢曰：「老九識我邪？我乃不能識老九。老九之兄死矣，我便是老九之兄。」曾喻意曰：「此行，閩海協兵協餉是小弟事。」退而燕談，問老九一生得力所在，曰：「揮金如土，殺人如麻。」左大笑曰：「吾固謂老九才氣勝乃兄也。」

到防，憂憤時事，有如心疾，日在營中呼小孩兒「快造飯，料理裹腳草鞋，今日要打法人」，謔語不絕口。左右謀看戲，演忠義戰事如岳飛大勝金兀朮等齣，乃欣然不言。會元日，問是何日，曰：「過年。」曰：「兒輩都在福建省城過年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今日不准過年，要出隊。法人乘過年好打廈門，小孩兒出隊，我當前敵。」總督楊昌濬賀年，謂：「法人怕中堂，自然不來，中堂可不去。」左曰：「此言何足信？我在浙勦粵寇，在陝、甘、新疆勦回，都非若輩怕我，尚須打。」楊沮之不已，左哭曰：「楊石泉竟非羅羅山門人。」左右報將軍穆圖善賀年來，曰：「彼來何事？彼在陝、甘害死劉松山，我還有多人為彼害乎？」且罵且淚。及見，將軍曰：「中堂在此為元戎，宜坐鎮。宜去者，將軍、總督耳。」左曰：「汝二人已是大官矣，仍是我去。」將軍言：「我輩固大官，要不如中堂關係大局。」左無聲，徐言：「如此，便汝二人亦不必去，令諸統領去，諸統領不得一人不去。」

先是，法人謁廈門距福州極西無重兵，將乘元日以大隊兵船擾廈門，未至廈門五里，用遠鏡測廈門沿海諸山，皆恪靖軍紅旗，知有備而遁，曰：「左宗棠利害，不可犯也。」他日欲渡海至臺灣，楊載福請行，或謂臺灣危險，楊曰：「中堂碩德重望請行，我安得不行？」左曰：「去，善甚，惟須秘密。」因假他事造楊以送別。俄而楊使人以病告，左拍膝曰：「厚菴病矣，奈何？」使人省視，返命曰：「病甚，裁留一子供藥餌在側。」左又拍膝曰：「厚菴去矣。」楊著洋布舊衫，攜一子趁漁船渡海，以幫辦欵差關防釘船底，謀搜之，無所得。至臺灣，僅王純龍有湘軍二千人，窮夜造姓字旗，分數人為一哨，連綿屯嶺上。明日，法人見其旗，不知此兵何處來也，當奪回四堵、五堵各地。

和約定，左忽咄咄自語：「今日大喜事，速張燈懸彩。」將軍、總督以為有喜事，相率入賀，問曰：「今日賀中堂，中堂是何喜事？」曰：「大喜事都不知，未免時局太不關心。我昨日以滅法人露布入告矣。」將軍、總督退。使人出視和約，氣急而戰，不能成讀，太息曰：「閩中堂為全國清議所歸，奈何亦傳會和約。」然猶不時連聲呼「訶訶，出隊出隊」，顛而嘔血，遂薨。

戍卒以髮辨歸

法、越之役，朝命鮑超、岑毓英、馮子材、劉銘傳諸帥分道出防。未幾議和，而以水土不習感受煙瘴而死者纍纍皆是，及撤戍，皆棄其尸，歸其髮，辨係姓名籍貫，將為招魂之葬。岑於其臨行也，設醮祭之，題一聯於醮壇云：「是誰浩劫催成，馬革分歸，蟲沙競化，更摧殘瘴雨蠻煙，試回看越裳殄瘁，漠嶽蒼茫，這無限國殤，各向天涯遙布奠；何處巫陽招得，關門月黑，塞上雲昏，盡淹滯忠魂義魄，倘他時三界輪迴，九幽度脫，願都為壯士，重來邊塞憐同仇。」

左寶貴陣亡平壤

光緒甲午中、日之役，五月，總兵左寶貴提師五千人援朝鮮，次平壤，日本出我不意，驟進。寶貴探知，請提督葉志超會師助戰，志超謝之，寶貴怒。寶貴故回人，遵回禮，先期沐浴，誓臨陣死節。會戰期迫，寶貴翎頂輝煌，為士卒先。或勸去其翎頂，免為敵矢之的，寶貴曰：「吾服朝服，欲士卒知我先，庶競為之死也。敵之注目，吾何懼乎？」故戰時所部兵均勇往直前。惜孤軍獨當一面，大軍不為之援，日人圍之數重，全軍覆焉。事聞，贈提督，照提督陣亡例賜卹。

鄧壯節陣亡黃海

光緒甲午八月廿七日，廣東鄧壯節公世昌乘致遠艦與日人戰於黃海，致遠中魚雷而炸沉，鄧死焉。先是，致遠之開機進行也，艦中秩序略亂，鄧大呼曰：「吾輩從軍衛國，早置生死於度外。今日之事，有死而已，奚事紛紛為？況吾輩雖死，而海軍聲威不至墜落，亦可告無罪。」於是眾意漸定。觀此則知鄧早以必死自期矣。鄧在軍激揚風義，甄拔士卒，有古烈士風。遇忠孝節烈事，極口表揚，悽愴激楚，使人雪涕。李文忠公鴻章嘗歎曰：「不圖近世尚有此人。」及是，果以身死國，大節凜然，實與左寶貴相輝映也。

趙某射日人

寧陵趙某善射，性迂，然有大志，而鄙夷火器，視之蔑如也。嘗得雕弓於古塚，脊有銘，字為大篆，曰：「生同功，死同雄，三千年，息土中，吁嗟乎弓。」甚寶之。一日，與友之善槍者談兵事，友極言火器之利，趙不信，約共射。樹鵠半里外，友發槍，中其半，趙發矢，不中，自是更志得意滿。光緒甲午中、日事起，趙自以善射請從軍，軍帥目為迂，卻之。大憤，乃潛至遼陽，伏叢莽溝澗，狙伺日人，傳毒於矢，瞥見，輒射殺之，及聞和議成而將割棄臺灣也，日伏道旁，伺日將大山巖出，欲死之。及遇，即發矢，不中，傷其衛兵二。遂被執，不食而死。

旅順丐兒忠於為國

光緒甲午，日人佔遼東，駐重兵於旅順。日兵某常出遊，一日，偶於僻巷中遇一丐兒向之行乞。日兵解華語，見其辭令敏捷，欲挈以去，兒欣然從之。至日營，軍士咸與之嬉，兒亦善伺人意。無何，營中痢疾盛行，軍士悉傳染，死亡者踵相接，丐兒亦奄臥牀第間，氣息僅屬。一日，忽振衣而起，獨遊營中，至後營，覩無人在，探手胸次，出紙包一，疾趨至水缸列處，包啟，即布末屑傾入水中。既竟，乃手攀缸口，目注缸水而微笑，語曰：「此一包藥屑，勝逾萬橫磨。國仇已報，雖死亦甘。」語至此，氣促而喘。忽聞喝叱一聲，回視之，則一軍官怒目相向曰：「汝膽誠不細。」丐兒睨軍官而笑，復頻聳其肩，狀從容，軍官不語，牽兒去。日將某親觀之，兒慷慨陳曰：「汝等以予為何如人乎？實言之，予非乞兒，家甚富，何至行乞，所以丐者，誑汝等耳。幸天從吾願，竟得入汝營中。予預蓄瀉藥甚多，汝等所飲所食，俱經予手。予為國殺敵，早拼一死。所恨者，藥屑猶餘，未殺盡汝等耳，予言盡於此。」詢其姓名籍貫及布無唆使，兒大笑曰：「汝等真庸夫，何問為？予無名，旅順一丐兒也。」固詰之，勃魚怒曰：「殺則殺耳，嗷嗷不休，殊惹人厭。」日將令部下錮禁之，徐探其實。兒乘人不意，以首撞柱而死。事後數年，漸有人謂兒為旅順某富商之幼子，憤日人橫暴，背父母出此。不吐姓字者，實恐株連父母也。

邱逢甲謀保臺灣

邱逢甲，臺灣人，字仙根。軀魁梧。幼負大志，於書靡所不讀。未幾，舉於鄉，旋舉進士，授主事。光緒甲午臺灣兵事之初起也，逢甲憂之，日集鄉民訓練，備戰守，涕泣而語之曰：「吾輩孤懸海外，去朝廷遠，朝廷之愛吾臺，曷若吾臺人之自愛。官兵又不盡足恃，一旦變生不測，朝廷復復相顧。惟人自為戰，家自為守耳。否則禍至無日，祖宗廬墓擲諸無何有之鄉，吾儕其何以為家耶？」聽者咸痛哭，願惟命是聽。時護臺撫唐景崧與劉永福交惡，分兵而守，逢甲又引以為憂，乃急為之調停。景崧堅持不為動，二軍遂分，逢甲出而歎曰：「其殆天乎！」

割地之議既起，舉國大譁，臺民爭尤力，廷意頗動，欲改約，而約不可改。時俄、德、法三國出而抗日本，日本懼，許還遼東，臺灣終不肯還。旋換約於煙臺，適臺灣舉人以會試在都，伏闕上書，涕泣而爭。朝廷不顧，特命景崧率軍民內渡，又命李經方為臺灣交割使，逢甲乃倡臺灣自主之說。

臺人響應，以須先定憲法，群推逢甲起草。逢甲遂草定臨時憲法，議建臺灣為民主國，選總統、副總統各一人，開議院，定官制，設內部、外部、軍部，製藍地黃虎國旗，皆贊成。次議總統，眾意屬景崧，逢甲乃帥紳民數千人鼓吹前導，詣撫署，上臺灣民主國總統印綬於景崧。景崧朝服出，望闕九叩首，旋北面受任，大哭而入。即撫署為總統府，電告於朝，言遙奉正朔，永作屏藩。副總統一席，群以屬逢甲，逢甲不獲辭，乃為副總統兼大將軍，大權仍景崧操之，於是臺灣為自主國矣。

臺既自主，設官分職，部署略定，官吏不願留者聽內渡，有留者，有去者。時日本明治天皇已命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，兵艦將大集，臺中兵力薄弱，餉又不繼，乃乞兵餉於沿海各督撫，無應者。又命陳季同介法人，求各國承認自主，皆不答。景崧復不善治軍，軍中時有變志，什長李文奎殺副將方某，景崧不能正文奎罪，乃令充營官，軍士夙藐視景崧，至是，益紊亂無紀律矣。逢甲請

嚴肅軍律，景崧不從，逢甲不獲已，乃練鄉團義兵以備變。傾家財充餉，不足，則乞諸義士捐資以助之。

及日兵大集，戰不利，據臺北，景崧遁。日人又訶知臺灣自主事為逢甲所倡，下令嚴索。會防守臺南之劉永福以兵力不支亦失守，於是逢甲知事不可為，亦內渡入粵，而臺灣遂亡。

逢甲既內渡，遂入廣東，家於嘉應州，買屋居焉，自署為臺灣之遺民。

簡大獅愛國

閩人簡大獅，少有勇名，富民族平等思想，市井傭工請見亦禮之，若上賓焉。嘗遊廈門，偶於途中睹一西人欺凌一華人，又有一人袖手旁觀，其色若自得者，大獅恥之，乃擊旁觀者之頰而罵之曰：「若視同胞受辱，不引為恥，反顧而笑之，誠無恥之尤者也。」西人見其勇，亦遽退焉。光緒乙未，大獅聞臺灣割於日，甚不平，乃散其家資，募死士拒強鄰，卒以眾寡不敵，敗竄泉州。然日人憚之，威逼閩官，謂若不予大獅，當與師問罪。閩官懼，亟索大獅，獲而囚之。大獅泣曰：「吾寧見殺於本國，不願被赦於他邦。」閩官不可，遂畀日人。日人甚敬之，呼為烈士，欲降之。大獅不可，乃不屈死。

王四聞古廷忠於德宗

光緒丙申二月，內監寇連才既以上書伏法，同時有王四者，亦孝欽后梳頭房太監，以附德宗發軍臺。又有聞古廷者，德宗之內侍，本為貢生，雅好文學，甚忠於德宗，為孝欽所忌，發往寧古塔，旋殺之。御史楊崇伊劾文廷式疏，謂廷式私通內侍，聯為兄弟，即此人也。崇伊蓋誤以「聞」為「文」耳。

榮祿調護德宗

光緒戊戌變政，孝欽后不憚於德宗，廢立之意甚亟，榮祿諫不從。一日，孝欽又以語榮，榮曰：「必欲議廢立，請先斬臣。」孝欽無言，事遂寢。

陳文恪保全德宗

陳文恪公學芬素不附孝欽后，后欲廢德宗更立溥儀，文恪聞之，泣數日。立山以其事告孝欽，且云：「訓政可，廢立不可。外廷不以此事為然者，尚不止陳某也。」后意大沮。及光緒庚子亂作，孝欽及載漪等頗誅鋤異己，文恪恆以智術自全。後病卒，贈卹如禮，而不予諡。久之，始以大學士崑岡言，追諡文恪。

張文襄題三忠祠聯

光緒中，張文襄公之洞督粵時，偶為言者所攻，書三忠祠聯云：「海氣百重樓，總為浮雲能蔽日；文章千古事，蕭條異代不同時。」三忠者：虞翻、韓愈、蘇軾也。借古人以自況，具見懷抱。

袁忠節臨刑吟詩

光緒庚子，袁忠節公袒被害，就刑時，峨冠博帶，跪菜市口，笑謂行刑者曰：「且緩，待我吟一首詩。」遂朗吟曰：「爽秋居士老維摩，做盡人間好事多。正統已添新歲月，大清重整舊山河。功過呂望扶周室，德邁張良散楚歌。顧我於今歸去也，白雲堆裏笑呵呵。」呵呵二字未及完而刃已及腹矣。

聯元壽富富壽殉拳難

宗室寶廷子壽富，聯元婿也。講理學，宗程、朱。壽語以新學，乃大悟西國富強之故。光緒庚子拳亂作，聯抗疏力爭，謂必無幸，遂得罪於載瀾。夜半，瀾遣騎收之。聯寢矣，跣而履，從邏卒往，斬於菜市。壽痛哭失聲，語其弟富壽曰：「大事去矣。」及八國聯軍入都，壽富、富壽均殉焉。

王懿榮合家殉難

王廉生祭酒懿榮官京朝二□年，書法雄健，喜金石書畫，一貧如洗，雖典衣絕糧不顧也，吳縣潘文勤公祖蔭極賞之。王性耿介，好詼諧，動輒玩世，使酒罵座，同官均側目，有東怪之稱。至光緒庚子八國聯軍入都，合家殉難，人始歎為不可及。

聶士成中榴彈而殞

光緒庚子春，義和拳起，所過焚掠。聶士成時官直隸提督，發兵討之，一擊而敗。拳轉集京師，結連宮庭，端王剛毅遂構聶，降旨嚴斥。聶奉旨歎息，謂其下曰：「吾無死所矣！」有勸其避往保定者，聶喟然曰：「死，吾分也，特患不得其名。且舉吾數年辛苦所成之精銳，誤供凶暴，投諸一燼，為可惜耳。今國衅既開，天津首當其衝，吾目未瞑，必盡吾職，不許外兵履斯土。然充吾力，詎足以拒八國聯軍乎？吾死必矣！」五月□八日，大沽失守，聶前軍駐守紫竹林，日軍至，聶一舉而敗之，死者疊疊。聯軍繼進，聶苦戰累日，殺傷過當。聯軍知不易勝也，乃用綠氣砲攻之。聶知無幸，先一日，誠所部曰：「惟吾先自蹈死，汝曹退守他所。或能稍完吾精銳，備他時國家一用，無俱從也。」明日，列陣復戰，聶以獨身扼守一橋，聯軍來攻，力斫數□人。忽一榴彈飛至，聶並其騎俱化灰燼死。

羅榮光以礮臺失陷而殉

大沽形勢，九灣八曲，廣而且深，每曲均有礮臺。庚子，裕祿督直，駐津門，京師拳匪方熾，端王載漪崇奉倍至，裕亦深信之，得罪各國，議和不成而戰。八國兵艦數□艘在大沽口外，屢欲進，而備於礮臺，不敢逼。時守臺官羅榮光日夕嚴防，不稍怠，外人無隙可乘。而京亂愈危，遂運動某道佯求和於裕，謂但得四五艘進港為護僑計，永不敢戰，並盡卸武裝以示意。裕允之，即以令羅，羅大驚，急詣裕，痛陳外國兵艦入口之禍，不聽。羅以死爭，裕曰：「已允，奈何？」拂衣自入。羅歸，外人鼓輪遽前，羅望見之，欲加礮，臺員咸以事關大局，且有督命，止之。羅不得已，奔告裕，裕謂既允於前，自聽其人，但嚴加防範耳。羅無術，奔還防守，則兵艦臨口者已五六艘。遂自駕飛划至兵艦旁，勒令繳械。艦員從之，進如故，將及臺，遽於夾板下出快礮擊臺。羅亟往見裕，裕不出，羅大憤，左右有報以洋艦已盡燬礮臺者，則瞠目無語。從人急扶之歸寓，默坐移時，忽大叫曰：「此天命，吾死時至也。」遂提刀入內，殺其眷屬，曰：「不可使辱於敵。」俄礮聲四起，甚烈，羅提刀出奔，有僕隨之。後聞得其尸於礮臺旁近，僕尸亦在焉。

李秉衡鍾琦殉拳難

光緒庚子七月，李秉衡奉孝欽后懿旨幫辦武衛軍，節制張春發、陳澤霖、萬本華、夏辛酉四軍，將以敵八國之聯軍也。□二日，出都，從者實僅百餘人。至河西務，調四軍，不受命，謂先奉懿旨屯此，不能移。會馬玉崑往謁，謂已於北倉控長濠，且蓄水，足遏聯軍北上之路，李遣人往勘，實無之。馬續謁，李詢之曰：「尚能一戰否？」馬曰：「能。」李曰：「其同赴前敵乎？」馬欣然先行。

李集幕僚語之曰：「萬本華乃萬人敵，夏辛酉亦能戰，惜所部皆不多。今事已至此，我受國厚恩，自當效死，諸君不必與其難。」男爵鍾琦者，李所激賞而為出京時奏調八隨員之一也，與李俱。行約二里，聞接仗聲，則非馬軍而為萬軍，馬不知何往。萬軍駐河西務，夏軍駐廊坊，聯軍以李在河西務，故緣問道，越廊坊而過，先擊萬軍。萬軍敗，復回攻夏軍。夏軍彈藥罄，戰一日，傷亡幾二千。李退至張家灣，吞鴉片煙以殉。鍾琦為斂之，入都省母，復出，亦自縊。

鄭道湜殉拳亂

鄭道湜，字芷青，桂林人，山西陽城縣典史。光緒庚子，義和拳入晉。拳本白蓮教餘孽，齊、魯姦民多習之。晉初未有拳也，毓賢撫晉，始招之西來。既戕殺各國傳教士，上下承風旨，益縱之，不旬日，全省靡然。陽城令葉廷楨簡雅工書畫，而短於吏材，民習拳者日多，擾勸棘矜，時時至城下，袖手而已。或倡言閉門登陴，廷楨遽從之，拳益橫行。

縣之南有村曰石白，形勢險阻，昔嘗有據之嘯聚者。至是，石白習拳者尤眾，邑人皆有戒心，廷楨集紳耆議剿撫，久之，未有所定。鄭請遣人解散其黨，不濟而後改圖。廷楨曰：「誰當行者？」鄭曰：「道湜言之矣，道湜請行。」外委宋富貴者，廷楨所倚

以治防守者也，尤愷怯寡謀。於是廷楨曰：「若能行，幸甚，吾當使宋弁衛君。」鄭曰：「多人徒滋其疑，道湜且無從置喙，抑公欲以是已亂耶，是速之也！請以單騎行。」遂啟門而出。廷楨顧富貴曰：「速率隊尾典史行，變出意外，庶有援也。」石白始聞典史來，議迎拒者不一。有登巖而望者，曰：「幾墮官計，是何來之多也？」鄭方鞭馬南驚，固不意後之有兵。方入隘，土石如雨下，富貴倉皇走，鄭遂及於難，遺骸殘燬，兵役死者四人，時間八月二□六日也。

宋承庠殉拳亂

光緒庚子，八國聯軍入都城，孝欽后率德宗西狩。華亭宋養初侍御承庠方巡城，守「城亡與亡」之義，仰藥以殉。

王鐵珊殉拳亂

光緒庚子之變，英山王伯唐主事鐵珊方在都，意謂拳匪排外，適啟外侮，各國必聯合興師以見攻也。其寄族伯蕊修書云：「聯軍必至，非驕將亂民所能敵，都城如陷，誓以身殉。」城破，遂死之。

王煥殉拳亂

光緒庚子，壽山為黑龍江將軍，拳亂起，左右有與通者，壽信之。幕僚王煥力言其妄，壽不憚，王辭行矣。拳誣其通洋也，迫壽速之反，既至，即戮之。煥字輔臣，山陰人，官郎中。在京邸時，與壽結異姓昆弟，曾濟壽於微時者也。

馮夏威為國犧牲

光緒乙巳六月，南海馮夏威以美國苛虐華工事，自戕於滬上美領事館，粵人震悼。丙午六月，龍州廣東會館紳商開追悼會，某撰聯輓之云：「論四千年義烈人才，用抵制伸民權，君真不死，當二□世競爭時代，以和平存國體，我敬先生。」

鹹水妹愛國

粵東鹹水妹，率自他省拐販而售之蛋戶者，衣服詭異，不與常妓同，人以其侍西人也，多賤視之。然是中人亦各有意志，大率為鹹水妹者，多立志不至歐洲，不入西教，非嫁西人則不改西裝。其言曰：「吾之為是，以迫於不得已也。若遂欲吾心向西人，豈有是哉？」又雖與西人相接，多物色國人，擇年相當之可事者，俟蓄積稍富，則嫁之。既嫁，則不復與舊時儕偶通，以恐為夫所賤視也，夫若不嫌，始來往如平昔。其嫁西人者，□不一二也。

有名聯桂者，嘗為某船主所囑，計月給資，儼然妻室也。自港至申，中途，見一民船將覆，船主無救意，聯請船主救之，船主曰：「此中國人船，何與我事？」聯桂怒曰：「汝如此輕視中國人，則吾亦中國人，以後請與汝絕。」船主又曰：「汝何必如是？此非粵人船。」聯桂愈怒曰：「此雖非粵人船，然亦中國船也。汝何為於我中國加以區別乎？」船主不得已，始停舟施救焉。

西人之至我國者，多與鹹水妹相昵，久之，或月給值以養之，或竟娶為妻，至禮拜堂成禮，並登報宣告。其稍有身分者，雖與相處如夫婦，告人，則仍稱之為妓也。然娶鹹水妹者，大率安於我國，不復為歸計。即歸，女亦不從，以離國則親友盡絕，且勢孤也。

髯閻殉德宗

光緒末，有髯監者往來燕市中，自述其入宮之歷史。謂少生於楊村，年七歲，以小刀嬉戲，勢去其半，暈絕。父母痛甚，延醫治之，如法閹割，逾數□日而創平。適村中人有與某內監識者，夤緣得入宮，事德宗，年□五矣。時帝年亦□四五，典學之餘，好嬉戲，於擊毬尤听夕不廢。余遂嫻其術。帝謂余能事己也，寵逾他監。一日，帝以他監多不能識字，謂余曰：「汝能誦《四子書》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「能誦《五經》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曰：「朕教汝，汝為朕弟子。」於是朝夕授以經。余頗自奮，帝亦謂余敏而好學。不二年，《五經》粗畢業，帝曰：「朕不能為汝師矣！」從上書房取子史及唐、宋人詩文，命余讀之，謂得奇解，當以相質證。自是而學遂大進，帝輒曰：「豎子可教也。」洎帝大婚，以余值內書房。余年亦稍長，鬢髮髭根，忽漸現於余頰，宮中頗疑余為偉男子，顧帝甚寵余。一夕，屏他侍謂余曰：「汝亦思室家乎？」余長跪對曰：「不敢。」帝曰：「朕不汝罪，汝第言之，朕當遣汝出宮，還汝室家也。」余涕泣以對曰：「蒙陛下恩寵，不敢不直言。小臣自幼閹割，不意近日陽莖旁挺。但此身已不完，出宮，恐亦無以自立家室，惟陛下哀憐之。」帝曰：「既若是，恐居此間不便。朕不汝罪，第恐他人不能汝容耳。」乃賜余內帑五百金，命出宮，還覓婚配。余叩頭謝，謂蒙皇上再造之恩，沒世不忘，當力圖報稱。不意余出宮後，覓父母不得，詢之鄰里，則已亡去數載矣。求戚族，亦不可得。自念此身已殘廢，決計終身不娶，今鬢髮者已滿頭矣。戊申冬，德宗上賓，髯監遂縊於蘆溝橋畔。衣帶中有絕命詩云：「無端毀體憶髫年，供奉黃門荷寵憐。今日龍髯攀未得，小臣應許負登天。」

李六更欲救國

宣統朝，天津有李叟者，痛時事之日非、人心之漸死也，輒痛哭於衢，有時持柝巡行里巷，而打六更，高呼「中國將亡」、「同胞速醒」等語。不衫不履，形同瘋癲，至京亦如之。人問其姓名，則曰李六更。

宣統辛亥死事諸臣

宣統辛亥八月□九日，革命事起，武漢軍興，死綏將士、殉節官僚亦復不少，茲記其最著者如下：

黃忠浩為湖南防營統領，民軍攻撫署時，黃出阻被戕，事聞，詔卹。

王毓江為候選道，充湖南營務處總辦，同時被殺，詔卹。

陳瀛為湖南長沙縣知縣，被執不屈，卒以槍斃，詔卹。

陸鍾琦為山西巡撫，殉於任，詔照總督例從優賜卹，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予諡文烈。

陸唐氏，鍾琦妻也，與鍾琦同殉，詔旌表。

陸光熙為翰林院侍講，鍾琦子也，同殉，詔贈三品京堂，三品京員例從優賜卹，予諡文節。

譚振德為山西某協協統，與鍾琦同殉，詔照協都統例賜卹。

熊國斌充山西某營管帶，與鍾琦同殉，詔照正參領例賜卹。

李升、馬八、牛萬春，均鍾琦僕役也，同殉，詔照兵丁陣亡例賜卹。

松壽為閩浙總督，與城殉，詔贈太子少保，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總督例賜卹，予諡忠節。

樸壽為福州將軍，被執不屈死，詔贈太子太保，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將軍例賜卹，予諡。

馮汝駮為江西巡撫，殉難於九江，詔照總督例賜卹，予諡忠愍。

趙國賢為廣東潮州鎮總兵，與城殉，詔照提督例賜卹，予諡忠壯。

端方為署理四川總督，中途遇害，詔贈太子太保，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照總督例賜卹，予諡忠愍。

端錦為三品銜河南候補知府，端方弟也，同殉，詔照三品官陣亡例賜卹。

志銳為伊犁將軍，與城殉，詔贈太子少保，照將軍例賜卹，予諡文貞。

鍾麟同為雲南統制官，兵變陣亡，詔贈副都統，照副都統例賜卹，並予諡。

王振畿為候選道，充雲南兵備處總辦，與麟同殉，詔照協都統例賜卹。

范鍾岳為雲南輜重營管帶，中彈陣亡，詔照正參領例賜卹。

良弼為鑲白旗漢軍副都統，兼軍諮府軍諮使，被炸受傷，身殞，詔照副都統例賜卹。

載穆，宗室也，抵京口副都統任甫四月，江蘇獨立，民軍約之繳駐防各營軍械。載知事急，集眾議之，願殉身而保全鎮江人民，遂於繳械之夜，闔戶自縊。

桂城，字仲藩，為憲兵科協軍校，江南陸軍警察營管帶官。江、浙民軍會攻江寧，統制徐紹楨督第九鎮新兵駐秣陵關，桂以事往謁，被拘留，閉荒祠中。會第九鎮新兵敗於雨花臺，退守秣陵關，眾遷怒於桂，擁之出，不屈死，距蒞事未五月也。事聞，予諡

剛愎。京口駐防員弁奉差於新兵營而同被難者有國全、海靖、文馨、秉陞，江寧駐防有某營教練官恩錫及海祥等□餘人。

楊調元，號蘇甫，貴筑人。宦陝西，以宣統辛亥正月權渭南令。先是，江、浙革命軍數起，皆挫衄，始改計，以學生之隸籍新軍者徧結其將校卒伍，俾效援應，海內新軍無慮皆躍躍思一試矣。陝軍頗荏弱，恐不足集事，則又陰餌會黨以厚其力。方伺隙待發，祕謀亦稍稍洩，遂決計大舉。八月□九日，武昌事起，洎九月朔，陝變繼作，諸守令靡所為計，多委而去之。楊獨毅然，謂守土吏當與城存亡，西安既有變，州縣土匪且旦夕起，必痛毒閭左，亟召紳民議城守。陝之東境沿渭南北有所謂刀客者，皆椎埋屠沽輩，殺人報仇，數冒縣官法，然頗有約束，不甚為暴鄉里。至是，感楊義，爭自效，誓以死衛桑梓，數日間，集者萬餘人，檄邑紳韓有書統之。有書故武進士，諸刀客所敬憚者也。於是鄰匪蠱起，羨渭南富實，謀入境寇鈔屢矣，先後悉為有書所擊走，眾賴少安。已而有臨潼武生張士原者，無賴子也，矯軍政府命，率眾至渭南宣諭，城局不克入，則呼譟，將進攻。楊念大勢已去，戰守亦徒苦吾民，乃登陴語之曰：「若果自謂義師，當勿傷吾民，其釋兵而入。吾為民故，故推誠，與若商榷，不者，城決不啟。且此邑民兵萬數，非不能一戰也。」士原知不可誑，即釋兵入見，言省中餉絀，議賦捐於民。楊不可，自出俸錢五千金與之。士原意未愜，忿怒，語侵楊。楊慨然曰：「吾為朝廷守土吏，誼以城為存亡，所以委曲遷就者，欲脫吾民於兵禍而後歸死。今詢辱至此，其尚可偷生乎？」遂投井死，時九月□一日也。

汪承第，鎮洋人，字棣園，四川候補縣丞。宣統辛亥九月，署雙流縣知縣。一日，革命軍撲城，汪率小隊禦之，中三鎗而死。時吳縣曹元忠方辦內閣制誥局第三科事，以其時已□二月二□五日，同鄉官皆已出京，無可具結，即為代辦，擬旨用璽，照知府陣亡例賜卹，並加道銜。